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陳墉

謄錄舉人臣武先振

宋史卷三百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六十九

李迪 子東之肅之承之及之 孫孝基孝壽孝稱

王曾 弟子融

張知白

杜衍

李迪字復古其先趙郡人後從幽州曾祖在欽避五代亂又徙家濮迪深厚有器局嘗攜其所為文見柳開開

奇之曰公輔材也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歷通判徐兗州改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為三司鹽鐵判官東封泰山復通判兗州坐嘗解開封府進士失當謫監海州稅改右司諫起知鄆州詔糾察在京刑獄遷起居舍人安撫江淮以尚書吏部員外郎為三司鹽鐵副使擢知制誥真宗幸亳為留守判官遂知亳州亡卒羣剽城邑發兵捕之久不得迪至悉罷所發兵陰聽察知賊區處部勒驍鋭士擒賊斬以狥代歸會唃廝囉叛帝憂關中

召對長春殿進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城中多無賴子弟喜犯法迪奏取其甚者部送闕下徙陜西都轉運使入為翰林學士嘗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材用數以示迪時頻歲蝗旱問何以濟迪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歛寬民不勞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又言陛下東封時敕所過毋

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為行宮裁令加塗塈而已及
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今蝗旱之災殆天意
所以儆陛下也帝深然之他日又召對龍圖閣命廸草
詔徐謂廸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
第怯耳誰可代瑋者廸對曰瑋知唃厮囉欲入寇且闚
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略諸將皆非其
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
秋門邪今關右兵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

對曰臣向在陜西以方寸小册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自黄門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唃厮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迪問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曰卿何以知瑋必勝迪曰唃厮囉兵遠來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臣用此知其勝帝益重之自是欲大用

矣初上將立章獻后迪屢上疏諫以章獻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章獻深銜之天禧中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懐政之誅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上大寤由是獨誅懐政等仁宗為皇太子除太子太傅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止兼太子賔客詔皇太子禮賔客如師傅加禮部侍郎寇準罷帝欲相迪迪固辭一日對滋福殿有頃皇太子出拜曰陛下用賔客為宰相敢以謝帝顧謂迪曰尚

可辭邪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初真宗不豫寇準議皇太子總軍國事迪贊其策丁謂以為不便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力爭不已於是皇太子於資善堂聽常事他皆聽旨準既貶謂寖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邪自此不協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

引林特為樞密副使而遷迪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宰相無為左丞者既而帝御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書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此命宰相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罷斥惟演姻家使預政曹利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戶部侍郎謂再對傳口詔入中書復視事出迪知鄆州仁宗即位太

后預政貶準雷州以迪朋黨傳會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人迫之或諷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敗起為祕書監知舒州歷江寧府兗州青州復兵部侍郎知河南府來朝京師時太后垂簾語迪曰卿向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以為何如迪對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明聖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至于此太后亦喜以尚書左丞知河陽遷工部尚書太后崩召

為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未幾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景祐中范諷得罪迪坐姻黨罷為刑部尚書知亳州改相州既而為資政殿大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留京師迪素惡呂夷簡因奏夷簡私交荊王元儼嘗為補門下僧惠清為守闕鑒義夷簡請辨詔訊之乃迪在中書所行事夷簡以齋祠不預降太常卿知岳州復刑部尚書知徐州迪奏所部隣兖州欲行縣因祠岳為上祈年禱皇子仁宗語輔臣曰大臣當為百姓

訪疾苦祈禱非迪所宜其母令徃久之改户部尚書知兖州復拜資政殿大學士元昊攻延州武事久弛守將或為他名以避兵迪願守邊詔不許然甚壯其意除彰信軍節度使知天雄軍徙青州踰年之本鎮請老以太子太傅致仕歸濮州後其子東之為侍御史知雜事奉迪來京師帝數遣使問勞欲召見以疾辭薨年七十七贈司空侍中謚文定帝篆其墓碑曰遺直之碑又改所葬鄧侯鄉曰遺直鄉子東之肅之承之及之孫孝壽孝

基孝稱
東之字公明曉國朝典故獻文召試賜進士出身爲館
閣校勘宣化軍使境上有廢河故道官收行者稅謂之
乾渡錢奏除之進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
鹽鐵判官歴知邢漢廬州鳳翔府京東陜西轉運使擢
侍御史知雜事東之自少受知於寇準至是論準保護
之功仁宗惻然即賜其碑曰旌忠拜天章閣待制河北
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建言補蔭之門太廣遂詔

裁定自二府而下通三歲減入仕者一千人知荆南河
陽澶州改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英宗即位
富弼薦其學行以舊職兼侍讀帝勞之曰卿通儒者
方浴訪以輔不逮豈止經術而已帝頗欲肅正宫省東
之諫曰陛下長君也立自宗藩衆方觀望願曲為容覆
賜潁王生日禮物故事王拜賜竟即退帝諭王令留東
之食冀其從容也王即位未幾東之請老自工部尚書
拜太子太保致仕舊無閤門謝辭式特賜對延和命之

坐仍置宴資善堂遣使諭之曰以先帝梓宫在殯朕不得為詩令講讀官皆賦詩勸勞甚渥又敕王珪敘其事東之出都門即幅巾白衣以見客再遷少師熙寧六年卒年七十八有李受者字益之長沙之瀏陽人也仕於治平中至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屢以老乞骸骨不聽神宗立進給事中龍圖閣直學士復言臣在先帝時年已七十不敢竊禄以自安今又加數年筋力憊矣惟陛下哀之於是拜刑部侍郎致仕賜宴賦詩及

序如東之禮相去數月故時稱二李卒年八十贈工部
尚書
肅之字公儀迪弟子也以迪蔭監大名府軍資庫大河
溢府檄修冠氏隄工就弗擾民悅之請為宰邑多盜時
出害人肅之令比戶置鼓有盜輒擊鼓遠近皆應盜為
之衰止為御河催綱橫隴之決使者檄護金隄滿歲無
河患通判澶州契丹泛使將過郡而樓堞壞圮肅之謂
郡守曰吾州為景德破敵之地當示雄彊令保障若是

且奈何遂鳩工構城屋凡千區已而中貴人銜命來視規制一新驚賞嗟異聞之朝擢知德州提點開封府界內縣鎮夔路湖南刑獄儂蠻暴嶺外肅之親扞諸境會蔣偕失利亟率兵往躡于臨賀賊引去狄青孫沔交薦之徙湖北轉運使辰陽彭士義叛討平之猶以過左遷知齊州改江東兩浙河北轉運使進度支副使江淮發運使神宗初即位諒祚寇大順城肅之入奏帝訪以西夏事奏對稱旨以為右諫議大夫知慶州數日徙瀛州

大雨地震官舍民廬摧陷肅之出入泥潦中結草囷以儲庾粟之暴露者為茇舍以居民啟廪振給嚴儆盜竊一以軍法從事天子聞而嘉之遣使勞賜遷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出知定州還遷三司使又出為永興軍青齊二州元豐二年復知開封為樞密都承旨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四年提舉太極觀卒年八十二肅之内行修飭母喪廬墓三年不入城郭季弟承之生而孤鞠育誨道至於成人遂相繼為侍從帝稱其一門忠孝云

丞之字奉世性嚴重有忠節從兄東之將仕以官辭不受而中進士第調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骫法人莫敢忤丞之獨毅然力爭之守怒曰曹掾敢如是耶丞之曰事始至公自為之則已既下有司則當循三尺之法矣守憚其言嘗建免役議王安石見而稱之熙寧初以為條例司檢詳文字得召見神宗語執政曰丞之言制置司事甚詳非他人所及也改京官他日謂之曰朕即位以來不輕與人改秩今以命汝異恩也檢正中書刑

房察訪淮浙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還奏役書二十篇加集賢校理又察訪陜西時郡縣昧於奉法斂羡餘過制丞之曰是豈朝廷意耶悉裁正其數遷集賢殿修撰擢寶文閣待制為同羣牧使糾察在京刑獄兼樞密都丞吉出知延州入權三司使蔡確治相州獄多引朝士皆望風自折服丞之為帝言其險詖之狀帝意始悟趣使詰竟遷龍圖閣直學士懇辭乞授兄肅之曰臣少鞠於兄且兄為待制十年矣帝曰卿兄弟孝友足厲風俗

肅之亦當遷也即並命焉商人犯禁貨北珠乃為公主售三司久不敢決象之曰朝廷法令畏王姬乎亟索之帝聞之曰有司當如此矣進樞密直學士坐補吏不當降待制知汝州未幾為陜西都轉運使召拜給事中吏部侍郎戶部侍郎復以樞密直學士知青州歷應天府河陽陳鄆揚州而卒

及之字公達亦迪弟之子由蔭登第通判安肅軍康定中夏人犯邊契丹復發兵並塞疆候戒嚴及之言契丹

以與夏人甥舅之故特此慰其心且姑張虛勢以疑我必不失誓好願毋過慮已而果然徙通判河南府亡卒張海倚山嘯聚白晝掠城市及之督捕單騎與海語諭使歸命當奏貸其死海感動弛備奏方上而衆兵集悉獲之知信州靈鷲山浮屠犯法者衆及之治其姦流數十人乃自劾朝廷嘉之釋不問入判刑部嘗撰次唐史有益治體者為君臣龜鑑八十卷王堯臣上其書并表其學行韓琦亦以館職薦之名試除直秘閣歷開封府

判官知涇晉陜三州及之吏事精明所居官皆稱職以太中大夫致仕再轉正議大夫卒年八十五東之子孝基及之子孝壽孝稱

孝基字伯始進士高第唱名至墀下仁宗顧侍臣此李廸孫邪能世其家可尚也晏殊富弼薦其材任館閣欲一見之孝基曰名器可私謁邪竟不往知汝陰雍邱縣通判閬州舒州知隨州所治雖劇然事來亟斷不為證左回枉甫日中庭已空矣或問其術曰無他省事耳閬

中江水齧城幾沒郡吏多引避孝基率其下決水歸旁
谷城賴以全舒吏受賂鬻獄以殺人罪加平民孝基劾
治三日得其情廼抵吏罪以親須養求監崇福宮判西
京國子監凡就閑十年累官光禄卿與父東之同謝事
纔年五十士大夫美之以比二疏孝基為人沖澹善養
生平居輕安弟孝孝稱進對帝問起居狀歎曰度越常人
遠矣後十一年無疾卒
孝壽字景山為開封府戶曹參軍元符中呂嘉問知府

事受章惇蔡卞指鍜鍊上書人命孝壽攝司録事成其獄徽宗即位嘉問先已得罪孝壽亦削秩蔡京為政以為府推官遷大理太僕卿擢顯謨閣待制為開封尹前此閭里亡賴子自斷截臂腕託廢疾凌良民無所憚畏孝壽悉捜出之部付旁郡一切治理加直學士出知興仁開德府京起蘇州章綖獄還孝壽開封使往即訊至蘇州窮治鑄錢逮繫踰千數方冬慘掠因墮指脱足不可計死則投于垣外日夜鍜鍊疑未就京猶嫌其緩召

使還其後綖兄弟竟用此黥竄又知虢兗二州坐守興仁日與巡檢戲射狂人張立死除名居無何起知蘇州政和初拜刑部侍郎復改開封尹奉宸庫吏吕壽盜金繫獄而逃孝壽盡執守兵論為故縱非任事之吏與不上直者亦以不即追捕繩之凡配隸四十人陰賂杖者使加重六七人纔出關而死帝聞之命悉還餘人于是諫議大夫毛注論其殘忍苛虐乞加譴不聽孝壽猶以獄空上表賀孝壽雖亡狀亦時有可觀有舉子為僕所

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即追至備言本末孝壽憪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時以此稱之明年以疾罷為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卒贈正奉大夫

孝稱字彥聞以蔭登朝值郊恩得封父及之巳官通議大夫有司限以格孝稱言恐非朝廷所以推恩優老之

意詔特許之遂為著令崇寧中提舉湖北京西常平提點京西南路刑獄蔡京之姻宋喬年為京畿轉運使有囚逸捕得之孝稱上其功喬年受賞而孝稱用是得工部員外郎不閱月遷大理少卿連奏獄空進為卿且數增秩擢工部户部二侍郎為開封尹陳瓘之子正彚在杭州上書告京不利社稷郡守蔡嶷執送京師併逮瓘詣獄孝稱脇使證其子瓘不可暨獄上竟竄正彚海島京愈德之進刑部尚書而以其兄孝壽代為尹孝稱請

班兄下不許避親嫌徙工部卒贈光祿大夫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少孤鞠於仲父宗元從學於里人張震善為文辭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楊億見其賦歎曰王佐器也以將作監丞通判濟州代還當召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特試政事堂授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景德初始通和契丹歲遣使致書稱南朝以契丹為北朝曾曰從其國號足矣業已遣使弗果易還右正言知制誥兼史館修撰

時瑞應沓至曾嘗入對帝語及之曾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輿議及帝既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宮下莫敢言者曾陳五害以諫舊用郎中官判大理寺帝欲重之特命曾且謂曾曰獄重典也今以屈卿曾頓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自辟僚屬著為令遷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內侍諭曰嚮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我為慢也其見尊禮如此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

率坐徒二年曾請須親被旨乃坐既而有犯者曾乃以失論帝曰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曉制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悟卒從曾議再遷尚書主客郎中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司勾管三班院遂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時宫觀皆以輔臣為使王欽若方挾符瑞傅會帝意又陰欲排異已者曾當使會靈因以推欽若帝始疑曾自異及欽若相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去而曾令人舁土置門外賀

氏訴禁中明日帝以語欽若乃罷曾為尚書禮部侍郎判都省出知應天府天禧中民間訛言有妖起若飛帽夜搏人自京師以南人皆恐曾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即捕之卒無妖徙天雄軍復參知政事遷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為憂錢惟演后戚也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宮中不能立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為然因以白后帝崩曾奉

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
國大事丁謂入去權字曾曰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已
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
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遷禮部尚書羣臣議太
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坐帝右垂簾奏事丁
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
大事令入內押排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
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謂不聽既而允恭坐誅

謂亦得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如曾議謂初敗任
中正言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
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邪時真宗初崩内外洶洶曾正
色獨立朝廷倚以為重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會靈觀使王欽若卒曾以門
下侍郎兼戶部尚書為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玉清
昭應宮使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即召孫奭馮元勸
講崇政殿天聖四年夏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

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第民間妖言爾不足慮也已而果然陜西轉運使置醋務以榷其利且請推其法天下曾請罷之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曹利用惡曾班已上嘗怏怏不悅語在利用傳及利用坐事太后大怒曾為之解太后曰卿嘗言利用強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臣故嘗以

理折之令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太后意少釋卒從
輕議始太后受册將御大安殿曾執以為不可及長寧
節上壽止共張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所
裁抑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宫災乃出知青州以彰
信軍節度使復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斂車徒而後
過無敢譁者人樂其政為畫像而生祠之改天平軍節
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景祐元年為樞密
使明年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封沂國公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已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初吕夷簡參知政事事曾謹甚曾力薦為相及夷簡位曾上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間有異同遂求罷仁宗疑以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知秦州王繼明納賂夷簡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曾與夷簡交論帝前曾言亦有過者遂與夷簡俱罷以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

實元元年冬大星晨墜其寢左右驚告曾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曾資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謔凡寮友無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余不敢以戲也平生自奉甚儉有故人子孫京來告别曾留之具饌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啟視之皆宅人書簡後裁取者也皇祐中仁宗為篆其碑曰旌賢之碑後又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篆自

曾始仁宗既祔廟詔擇將相配享以曾為第一曾無子養子曰綍又以弟子融之子繹為後尚書兵部郎中秘閣校理致仕卒

子融字熙仲初以曾奏為將作監主簿祥符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同知禮院獻所為文召試直集賢院嘗論次國朝以來典禮因革為禮閣新編上之以其書藏太常權三司度支鹽鐵判官任布請鑄大錢行之京城三司使程琳集官議子融曰今軍營半在城外獨行大錢

城中可乎事遂寢權同糾察刑獄知河陽又集五代事為唐餘録六十卷以獻進直龍圖閣累遷太常少卿權判大理寺廼取讞獄輕重可為準者類次以為斷例拜天章閣待制尚書吏部郎中知荆南盜張海縱掠襄鄧至荆門子融閲州兵將迎擊之賊引去遷右諫議大夫知陜州徙河中府既而勾當三班院遷給事中以尚書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兖州不赴改刑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進兵部卒本名皡字子融元昊反請以字為

名性儉嗇街道卒除道侵子融邸店尺寸地至自詣開封府訴之然教飭子孫嚴厲有家法晚學佛氏從僧懷璉遊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幼篤學中進士第累遷河陽節度判官咸平中疏言當今要務真宗異之召試舍人院權右正言獻鳳扆箴出知劍州逾年召試中書加直史館面賜五品服判三司開拆司江南旱與李防分路安撫及還權管勾京東轉運使事周伯星見司天以瑞奏羣臣伏閤稱賀知白以為人君當修德應天而星之見伏無所繫因陳治道之要帝謂宰臣曰知白可謂乃心朝廷矣東封進右司諫又言咸平中河湟未平臣嘗請罷郡國所上祥瑞今天下無事靈貺並至望以泰山諸瑞圖寘玉清昭應宫其副藏秘閣陜西饑命按廵之尋知鄧州會關内流傭至境知白既發倉廪又募民出粟以濟擢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再遷尚書工部郎中使契丹知白以朝廷制官重内輕外為引唐李嶠議

遷臺閣典籓郡乃自請補外不許遂命糾察在京刑獄固請知青州還京師求領國子監帝曰知白豈倦於處劇邪宰相言知白更踐中外未嘗為身謀乃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拜給事中參知政事郊禮成遷尚書工部侍郎時同列王曾遷給事中猶班知白上知白心不能平累表辭之曾亦固請列知白下乃加知白金紫光禄大夫復為給事中判禮儀院曾罷還所辭官時王欽若為相知白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罷為刑部侍

郎翰林侍讀學士知大名府及欽若分司南京宰相丁謂素惡欽若徙知白南京留守意其報怨既至待欽若加厚謂怒復徙知白亳州遷兵部仁宗即位進尚書右丞為樞密副使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㑹靈觀使集賢殿大學士時進士唱第賜中庸篇中書上其本乃命知白進讀至修身治家之道必反復陳之知白在相位慎名器無毫髪私常以盛滿為戒雖顯貴其清約如寒士然體素羸憂畏日侵在中書忽感風眩輿歸

第帝親問疾不能語薨為罷上巳宴贈太傅中書令禮官謝絳議謚文節御史王嘉言知白守道狥公當官不撓可謂正矣謚文正王曾曰文節美謚矣遂不改知白九歲其父終邢州殯於佛寺及契丹寇河北寺宇多頹廢殯不可辨知白既登第徒行訪之得佛寺殿基恍然識其處既發其衣衾皆可驗衆歎其誠孝嘗過陝州與通判孫何遇讀道旁古碑凡數千言及還知白略無所遺天聖中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帝以問二

府衆曰備粟練師以備不虞知白曰不然契丹修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耶若終以為疑莫如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為名彼亦不虞也未幾契丹果罷去無子以兄子子思為後仕至尚書工部侍郎致仕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父遂良仕至尚書度支員外郎衍總髮苦志厲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補揚州觀察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平遥縣使者薦之通判

晉州詔舉良吏擢知乾州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藩府乃賜宴堯咨至乾州以衎賢特賜宴仍徙衎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以太常博士提點河東路刑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按行潞州折冤獄知州王曙為作辨獄記髙繼昇知石州人告繼昇連蕃族謀變逮捕繫治久不決衎辨其誣抵告者罪寧化軍守將鞫人死罪不以實衎覆正之守將不伏訴之詔為置獄果不當死徙京西路又徙知揚州有司

奏衍辨獄法當賞遷刑部章獻太后遣使安撫淮南使還未及他語問杜衍安否使者以治狀對太后歎曰吾知之久矣徙河東轉運副使陝西轉運使召為三司戸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未行會河北乏軍費選為都轉運使遷工部郎中不增賦於民而用足還為樞密直學士求補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始衍為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仁宗特召為御史中丞奏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

論道者也止便曰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見
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其他不必親煩陛下也又議
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
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冀其
翔踴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
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
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為名而假
借者州郡闕毋錢願出官帑助之否則勸課之官家至

日見亦奚益於事哉兼判吏部流內銓選補科格繁長
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賕出縮為姦行既視事即敕吏
函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力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
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
是吏不能為姦利數月聲動京師改知審官院其裁制
如判銓時遷尚書工部侍郎知永興軍民有晝亡其婦
者為設方略捕立得殺人賊發所瘞屍并得賊殺他婦
人屍二秦人大驚從并州元昊反以太原要衝加龍圖

閣學士寶元二年遷刑部侍郎復知永興軍時方用兵
民苦調發吏因緣爲姦衍區處計畫量道里遠近寬其
期會使民得次第輸官比他州費省錢過半召還權知
開封府遠近聞衍名莫敢干以私拜同知樞密院事改
樞密副使夏竦上攻守策宰相欲用出師衍曰僥倖成
功非萬全計爭議久之求罷不許賜手詔敦勉爲河東
宣撫使拜吏部侍郎樞密使每内降恩澤寢格不行積
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

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契丹與元昊戰黃河外參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國方交鬬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父行事衍衍不以為恨契丹壻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諫官歐陽修亦請留三嘏帝以問衍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為契丹近親而逋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

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乃還三蝦拜同平章
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衍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
倖小人多不悅其壻蘇舜欽少年能文章論議稍侵權
貴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
柔為衍所知或言益柔嘗戲作傲歌御史皆劾奏之欲
因以危衍諫官孫甫言丁度因對求大用請屬吏度知
甫所奏誤力求置對衍以甫方奉使契丹寢甫奏度深
銜之及衍罷度草制指衍為朋比時范仲淹富弼欲更

理天下事與用事者不合仲淹弼既出宣撫言者附會益攻二人之短帝欲罷仲淹弼政事衍獨左右之然衍平日議論實非朋比也以尚書左丞出知兖州慶歷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請還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衍為宰相賈昌朝不喜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皇祐元年特遷太子太保名陪祀明堂仍詔應天府敦遣就道都亭驛設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進太子太傅賜其子同進士出身又

進太子太師知制誥王洙謁告歸應天府有詔撫問封祁國公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履綈袍革帶或勸衍為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善為詩正書行草皆有法病革帝遣中使賜藥挾太醫往視不及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戒其子努力忠孝斂以一枕一席小壙庳冢以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

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論曰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皆賢相也四人風烈往往相似方仁宗初立章獻臨朝頗挾其才將有專制之患迪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覦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獻亦全令名古人所謂社稷臣於斯見之知白衍勁正清約皆能斬惜名器裁抑僥倖凛然有大臣之槩焉宋之賢相莫盛於真仁之世漢魏相唐宋璟楊綰豈得專美哉

宋史卷三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七十

晏殊　龎籍孫恭孫　王隨　章得象

呂夷簡子公綽 公弼 公著 公孺　張士遜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能屬文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帝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

中殊神氣不懾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邪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帝愛其不欺既成數稱善擢祕書省正字祕閣讀書命直史館陳彭年察其所與遊處者每稱許之明年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東封恩遷光祿寺丞為集賢校理喪父歸臨川奪服起之從祀太清宮詔修寶訓同判太常禮院喪母求終服不許再遷太常寺丞擢左正言直史館為

昇王府記室參軍歲中遷尚書戶部員外郎為太子舍人尋知制誥判集賢院久之為翰林學士遷左庶子帝每訪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輒并稾封上帝重其慎密仁宗即位章獻明肅太后奉遺詔權聽政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殊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太后謂東宮舊臣恩不稱加給事中預修真宗實録進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

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忤太后旨坐從幸玉清昭應宫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齒御史彈奏罷知宣州數月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召拜御史中丞改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祕書監為三司使復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加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衮冕者太后以問殊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以禮部尚書罷知亳州徙陳州遷刑部尚書以本官

兼御史中丞復為三司使陜西方用兵殊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鬭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悉罷還度支悉為施行康定初知樞密院事遂為樞密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中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殊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帝亦奮然有

意欲因羣材以吏治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殊出歐陽修為河北都轉運諫官奏留不許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聖躬為天下主而殊甞被詔誌宸妃墓没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坐是降工部尚書知潁州然殊以章獻太后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宣借者時以謂非殊罪徙陳州又徙許州稍復禮部刑部尚書祀明堂遷戶部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遷兵部以疾請歸京師訪醫藥既平復

求出守特留侍經筵詔五日一與起居儀從如宰相踰年病寖劇乘輿將往視之殊即馳奏曰臣老疾行愈矣不足為陛下憂也已而薨帝雖臨奠以不視疾為恨特罷朝二日贈司空兼侍中謚元獻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殊性剛簡奉養清儉累典州吏民頗畏其悁急善知人富弼楊察皆其壻也殊為宰相兼樞密使而弼為副使辭所兼詔不許其信遇如此文章贍麗應用不窮尤工詩閑雅有情思晚歲篤學不倦文集二百四十卷及

删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為集選一百卷子知止為朝
請大夫
龎籍字醇之單州武成人及進士第為黄州司理參軍
知州夏竦以為有宰相器調開封府兵曹參軍知府薛
奎薦為法曹遷大理寺丞知襄邑縣預修天聖編敕為
刑部詳覆官擢羣牧判官因轉對言舊制不以國馬假
臣下重武備也樞密院以帶甲馬借内侍楊懐敏羣牧
覆奏乃賜一馬三日廼復借之數日而覆罷樞密掌機

命反覆乃如此平時百官奏事上前不自抗章止送中書樞密院近歳璽書内降寖多於舊無以防偏請杜倖門矣往者王世融以公主子毆府吏法當贖金特停任近作坊料物庫主吏盜官物輙自逃避以宮掖之親三司遽罷追究今日聖斷乃異於昔臣竊惑焉祥符令檢下稍嚴胥吏相率空縣而去令坐罷免若是則清彊者沮矣久之出知秀州名為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遺誥章惠太后議軍國事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燔之

又奏陛下躬親萬機用人宜辯邪正防朋黨擢進近列願採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獨龎醇之天子御史也為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當杖內侍詔有司自今宫中傳命毋得輙受數劾范諷罪諷善李廸皆寢不報反坐言宫禁事不得實以祠部員外郎罷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又言范諷事有不盡如奏諷坐貶籍亦降太常博士知臨江

軍尋復官徙福建轉運使景祐三年為侍御史改刑部員外郎知雜事判大理寺進天章閣待制元昊反為陜西體量安撫使坐令開府府吏馮士元市女口降知汝州徙同州就除陜西都轉運使文彦博鞫黄徳和獄未上詔籍同案籍言曰徳和退怯當誅劉平力戰而没宜加恤其子孫又建言頻歲災異天久不雨宫中費用奢靡出納不嚴湏索煩多有司無從鈎校虚實臣竊謂凡乘輿所費宫中所用宜務加裁抑取則先帝修徳弭災

之道也今宿兵西鄙將士力戰弗獲功賞而內官醫官樂官無功勞享豐賜天下指目謂之三官願少裁損無厚賚予專勵戰功寇不足平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俄兼鄜延都總管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明年改延州觀察使力辭換左諫議大夫自元昊陷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栲栳砦破五龍川邊民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土沃衍川尾曰橋子谷寇出入之隘道

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築招安砦於谷旁數募民耕種收粟以贍軍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及開乩名平戎道通永和烏仁關更東西陣法為方陣頗損益兵械元昊遣李文貴齎野利旺榮書來送欵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城後數月果大寇定川籍名文貴開諭之遣去既而元昊又以旺榮書來會帝厭兵因招懷之遣籍報書使呼旺榮為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旺榮當之則元昊不得

臣矣今其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其官名也於義無嫌朝廷從之會敵新破涇原城砦方議修復使者往返踰年又遣賀從勗來改名曰曩霄稱男不稱臣籍不敢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寖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者申諭之朝廷采用其策元昊既臣召籍為樞密副使籍言自陜西用兵公私俱困請併省官屬退近塞之兵就

食內地從之於是頗省邊費改參知政事拜工部侍郎
樞密使遷戶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監修國史籍初入相且獨員而遽為昭文館大學士出
殊拜也儂智高反師數不利遣狄青為宣撫使諫官韓
絳謂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
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
度既而捷書至帝喜曰青破賊卿之力也遂欲以青為
樞密使同平章事籍力爭之不聽嶺南平二廣舉人推

恩者六百九十一人論者以為過頃之齊州學究皇甫淵以捕賊功法當賞錢數上書求用道士趙清貺與籍姊家親給為淵白籍廼與堂吏共受淵賂小吏訴之下開封府捕清貺刺配逺州道死韓絳言籍隂諷府杖殺清貺以滅口覆之無狀言不已乃罷知鄆州居數月加觀文殿大學士拜昭德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改并州仁宗不豫籍嘗密疏請擇宗室之賢者為皇子其言甚切坐擅聽麟州築堡白草平而州將武戡等為夏人所敗

復為觀文殿大學士戸部侍郎知青州遷尚書左丞不拜徙定州召還京師上章告老尋以太子太保致仕封潁國公薨年七十六時仁宗不豫廢朝臨奠皆不果第遣使弔賻其家贈司空加侍中謚莊敏籍曉律令長於吏事持法深峭軍中有犯或斷斬刳磔或累笞至死以故士卒畏服治民頗有恵愛及為相聲望減於治郡時子元英朝散大夫孫恭孫

恭孫字德孺以蔭補通判施州崇寧中部鑾向文疆叛

詔轉運使王遽領州事致討恭孫說降文疆而斬之遽
上其功進三秩知涪州遂以開邊為已任誘珍州駱文
貴承州駱世華納土費不肯轉運判官朱師古劾恭孫
生事詔黜師古而以恭孫代於是溱播溪思費等州相
繼降每開一城輒褒遷五年間至徽猷閣待制威州守
乞通保霸二州進恭孫直學士知成都府委以招納未
幾其酋董舜咨董彥博來納土詔遣赴闕皆拜承宣使
賜第京師更名保州祺州霸州亨州使恭孫進築之言

者論其貪縱究治如章謫保静軍節度副使才踰月起知陳州復待制帥瀘州又以築思州進學士前後在西南二十年所得州縣多張名簿實瘠鹵不毛地繕治轉餉為蜀人病無幾時皆廢宣和中卒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登進士甲科為將作監丞通判同州遷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判三司磨勘司為京西轉運副使陛辭且言曰臣父母家洛中乃在所部得奉湯藥聖主之澤也真宗因賜詩寵行以羊酒束帛令過家

為壽遷淮南轉運使父憂起復時歲比饑隨敕屬部出庫錢貸民市種糧歲中約輸絹以償流庸多復業徙河東轉運使三遷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擢知制誥以不善制辭出知應天府一日帝謂宰相曰隨治南京太寬王旦曰南京都會之地隨臨事汗漫無以彈壓改知揚州再加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仁宗為太子拜右庶子仍領府事周懷政誅隨自陳嘗假懷政白金五十兩奪知制誥改給事中知杭州乾興初復降祕書

少監徙通州以州少學者徙孔子廟起學舍州人憙遣
子弟就學母喪起復光祿卿知潤州徙江寧府歲大饑
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一升隨置不聽曰
民所以饑者由兼并閉糴以邀高價也乃大出官粟平
其價復給事中為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秦卒有負罪
逃入蕃部者戎人輒奴畜之小不如意復執出求賞前
此坐法多死隨下教能自歸者免死聽復隸軍籍由是
多來歸者又建請增蕃落卒給廢陷馬地募民耕種坐

事徙河南府入為御史中丞同知禮部貢舉遷尚書禮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明道中為江淮安撫使還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請與同列日獻前代名臣規諫一事議者謂非輔弼之職其事遂寢加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為莊惠皇太后園陵監護使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自薛居正後故事初相無越遷門下侍郎者學士丁度之失也頃之以疾在告詔五日一朝入中書視事為相一年無所建明與

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同執政數爭事會災異屢發諫官韓琦言之四人懼罷隨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薨贈中書令謚章惠後改文惠隨外若方嚴而治失於寛晚更卞急輒嫚駡人性喜佛慕裴休之為人然風跡弗逮也

章得象字希言世居泉州髙祖仔鈞事閩為建州刺史遂家浦城得象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像及生父奐復夢家庭積笏如山長而好學美姿表為人莊重

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玉山縣遷本寺丞真宗將東封泰山以殿中丞簽書兖州觀察判官事知台州歷南雄州徙洪州楊億以為有公輔器薦之或問之億曰閎士輕狹而章公深厚有容此其貴也得象嘗與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勝得宗諤金一奩數日博又負即反奩與宗諤封識未嘗發也其度量宏廓如此未幾召試為直史館安撫京東權三司度支判官累遷尚書刑部郎中使契丹遂以兵部

郎中知制誥踰年為翰林學士遷右諫議大夫以給事中為羣牧使遷禮部侍郎兼龍圖閣學士進承旨兼侍講學士擢同知樞密院事遷戸部侍郎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帝謂得象曰向者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皆默識之卿清忠無所附且未嘗有所干請今日用卿職此也陜西用兵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兼樞密使辭所加官明年以工部尚書為昭文館大學士慶歷五年拜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封郇國公

徙判河南府守司空致仕薨故事致仕官乘輿不臨奠帝特往焉贈太尉兼侍中謚文憲皇祐中改謚文簡得象在翰林十二年章獻太后臨朝宦官方熾太后每遣内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在中書凡八年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仁宗鋭意天下事進用韓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經畫當世急務得象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言之得象居位自若既而章十上請罷帝不得已許之初閩人謠曰南臺江合出宰相至

得象相時沙湧可涉云

論曰殊籍隨得象皆起孤生致位宰相籍通曉法令隨

練習民事皆能用其所長然籍終至絀免隨數遭譴斥

何其才之難得也得象渾厚有容殊喜薦拔人物樂善

不倦方之諸人殊其最優乎

呂夷簡字坦夫先世萊州人祖龜祥知壽州子孫遂為

壽州人夷簡進士及第補絳州軍事推官稍遷大理寺

丞祥符中試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或言六科所以求

闕政今封禪告成何闕政之求罷之通判通州徙濠州再遷太常博士河北水選知濵州代還奏農器有筭非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筭擢提點兩浙刑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時京師大建宫觀伐材木于南方有司責期會工徒至有死者誣以亡命收繫妻子恵簡請緩其役從之又言盛冬挽運艱苦須河流漸通以卒番送真宗曰觀卿奏有為國愛民之心矣擢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蜀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稱

賀既而屬御史臺按之非是賀者趣具順獄夷簡曰是可欺朝廷邪卒以實奏忤大臣意歲蝗旱夷簡請責躬修政嚴飭輔相思所以共順天意及奏彈李溥專利罔上寇準判永興縣有罪者徙湖南道由京師上準變事夷簡曰準治下急是欲中傷準爾宜勿問益徙之遠方從之趙安仁為御史中丞夷簡以親嫌改起居舍人同勾當通進司兼銀臺封駁事使契丹還知制誥兩川饑為安撫使進龍圖閣直學士再遷刑部郎中權知開封

府治嚴辨有聲帝識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仁宗即位進右諫議大夫雷允恭擅徙永定陵地夷簡與曾宗道驗治允恭誅以給事中參知政事因請以祥符天書内之方中真宗祔廟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宫中以銀罩覆神主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令天下之政在兩宫惟太后遠姦邪奬忠直輔成聖德所以報先帝者宜莫若此也故事郊祠畢輔臣遷官夷簡與同列皆辭之後為例遷尚書禮部侍郎修國史進戶部拜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景靈宫使玉清昭應宫災太后泣謂大臣曰先帝尊道奉天而為此今何以稱遺旨哉夷簡意其將復營構也乃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因奏罷二府兼宫觀使進吏部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史成辭進官天聖末加中書侍郎章懿太后為順容薨宫中未治喪夷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宫嬪亡者太后矍然曰宰相亦預宫中事邪引帝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間我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太

后意稍解有司希太后旨言歲月葬未利夷簡請發哀成服備儀仗葬之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宫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宫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詔以為修大内使内成進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辭僕射乃兼吏部尚書初荆王子養禁中既長夷簡請出之太后欲留使從帝誦讀夷簡曰上富春秋所親非儒學之臣恐無益聖德即日命還邸中太后崩帝始親政

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絕女謁疎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始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者也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為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内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為中詗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也歲中而夷簡復相初劉渙上疏

請太后還政太后怒使投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之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帝擢渙右正言顧謂夷簡向者樞密院亟欲投渙賴卿以免夷簡謝因曰渙由疏外故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為忠郭后以怒尚美人批其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夷簡將廢后先敕有司無得受

臺諫章奏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率臺
諫詣閤門請對有旨令臺諫詣中書夷簡乃貶出道輔
等后遂廢宗室子益衆為置大宗正糾率增教授員加
右僕射封申國公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
納賂市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曾語屈於是二人皆罷
夷簡以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徙天雄軍未
幾以右僕射復入相逾年進位司空辭不拜從許國公
時方飭兵備以判樞密院事而諫官田況言總判名太

重改兼樞密使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議者請城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或曰此虛聲爾不若修洛陽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乃建北京未幾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間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方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三年春帝御延和殿召見

敕乘馬至殿門命内侍取兀子輿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毋拜乃授司徒監修國史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同議固請老以太尉致仕朝朔望既薨帝見羣臣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遣使求關南地頗頼夷簡計畫選一時名臣報使契丹經略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

任戰鬬用宗室補環衛宫騄增奉賜又加遺契丹歲繒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其後費大而不可止郭后廢孔道輔等伏閤進諫而夷簡謂伏閤非太平事且逐道輔其後范仲淹屢言事獻百官圖論遷除之弊夷簡指為狂肆斥于外時論以此少之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後配食仁宗廟為世名相始王旦奇夷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與曾

並相後曾家請御篆墓碑帝因慘然思夷簡書懷忠之碑四字以賜之有集二十卷子公綽公弼公著公孺公著自有傳

公綽字仲祐蔭補將作監丞知陳留縣天聖中為館閣對讀召試直集賢院辭改校理遷太子中允夷簡罷相復為直集賢院同管勾國子監出知鄭州嘗問民疾苦父老曰官籍民產第賦役重輕至不敢多畜牛田疇久蕪穢公綽為奏之自是牛不入籍還判吏部南曹累遷

太常博士同判太常寺請復太醫局及請設令丞府史如天官醫師鈞容直假太常旌纛羽籥為優人戲公綽執不可遂罷之糾察在京刑獄虎翼卒劉慶告變下吏案驗乃慶始謀衆不從慶反誣衆以邀賞因言京師衛兵百萬不痛懲之則衆心揺遂斬慶以狥遷尚書工部員外郎為史館修撰時夷簡雖謝事猶領國史公綽辭修撰夷簡薨還兵部員外郎復為修撰服除復同判太常寺兼提舉修祭器公綽以郊廟祭器未完制度多違

禮請悉更造故事薦新諸物禮官議定迺薦或後時陳
敗公綽採月令諸書以四時新物及所當薦者配合為
圖又以歲大中小祠凡六十一禘祫二祼獻興俯玉帛
尊彝箐茆醓醢鍾石歌奏集為郊祀總儀上之又言古
者天地宗廟日月五方百神之祀咸有尊罍五齊三酒
分實其中加明水明酒以達陰陽之氣今有司徒設尊
罍而酌用一尊非禮神之意宜按周禮實齊酒取火於
日取水於月因天地之潔氣又言祖宗配郊當正位今

側鄉之非所以示尊嚴也初謚諸后皆繫祖宗謚而真宗五后獨曰莊公綽曰婦人從夫之謚真宗謚章聖而后曰莊非禮也願更為章多施行之歷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集賢殿修撰知永興軍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安遠砦古渭州諸羗來獻地公綽顧其屬曰天下之大豈利區落尺寸地以為廣邪卻之弓箭手馬多闕公綽諭諸砦戶為三等凡十丁為社至秋成募出金帛市馬馬少則先後給之祀明堂遷刑部郎中名為龍圖閣學

士權知開封府歲餘願罷府事進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兼判太常寺初公綽在開封府宰相龎籍外屬道士趙清貺受賂杖脊道死至是御史以為公綽受籍旨杖殺清貺以滅口左遷龍圖閣學士知徐州方杖清貺時實非公綽所臨頃之公綽亦自辨復侍讀學士徙河陽留侍經筵時久不雨帝顧問何以致雨曰獄久不決即有冤者故多旱帝親慮囚已而大雨遷右司郎中未拜卒贈左諫議大夫公綽通敏有才父知政時多涉干

請喜名好進者趨之嘗漏泄除拜以市恩時人比之賈

昌

公弼字寶臣賜進士出身積遷直史館河北轉運使自

寶元慶歷以來宿師備邊既西北撤警而將屯如故民

疲餽餉公弼始通御河漕粟實塞下治鐵以助經費移

近邊屯兵就食京東增城卒給板築蠲冗賦及民逋數

百萬夷簡之亡也仁宗思之問知公弼名識于殿柱至

是益材其為擢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入

權開封府嘗奏事退帝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改同羣牧使以樞密直學士知渭延二州徙成都府其治尚寬人疑少威斷營卒犯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劒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劒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英宗罷三司使蔡襄名公弼代之初公弼在羣牧時帝居藩得賜馬頗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謂曰卿曩歲不與朕馬是時固已知卿矣蔡襄主計訴訟不時決故多留事卿繼其後將何以處之公弼頓首謝對曰襄勤於

事未嘗有曠失恐言之者妄耳帝以為長者拜樞密副使時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去公弼諫曰諫官御史為陛下耳目執政為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為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彗出營室帝憂之同列請飭邊備公弼曰彗非小變陛下宜側身修德以應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神宗立司馬光劾內侍高居簡帝未決公弼曰光與居簡勢不兩立居簡內臣耳而光中執法願陛下擇其重者帝曰然則當柰何

公弼曰遷居簡一官而解其近職光當無爭從之進樞密使議欲併環慶鄜延為一路公弼曰自白草西抵定遠中間相去千里若合為一路猝有緩急將何以應又欲下邊臣使議之公弼曰廟堂之上不處決而諉邊吏可乎乃止王安石知政事嗛公弼不附已白用其弟公著為御史中丞以偪之公弼不自安上章避位不許陳升之建議衛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減其牢廩徙之淮南公弼以為非人情帝曰是當退為剩員者今

故為優假何所害對曰臣不敢生事邀名正恐誤國耳既使去本土又削其廪儻二十萬衆皆反側為之奈何韓絳議復肉刑公弼力陳不可帝皆為之止安石立新法公弼數言宜務安静又將疏論之從孫嘉問竊其稾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不樂遂罷為觀文殿學士知太原府韓絳宣撫秦晉將取囉兀城令河東發兵二萬趣神堂新路公弼曰虜必設伏以待我永和關雖回遠可安行無患乃由永和既而新路援兵果遇伏詔褒之麟

州無井唯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善陷夏人每
至圍城人皆憂渴死公弼用其僚鄧子喬計倣古拔軸
法去其沙實以末炭墐土於其上板築立遂包泉於中
自是城堅不陷而州得以守俄以疾請知鄭州王韶取
熙河朝廷謀秦鳳帥帝曰公弼在河東方出師倉卒時
有綏御之能宜使往乃拜宣徽西院使判秦州帝疑其
不肯行公弼聞命即治裝帝喜召之入對慰勞而遣之
既赴鎮羌董氈輒治書稱敕公弼郤之曰藩臣安得妄

稱敕董氊懼自是不復敢繞旬月復以疾求解為西太一宮使薨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曰惠穆

公孺字稚卿任為奉禮郎賜進士出身判吏部南曹占對詳敏仁宗以為可用知澤潁廬常四州提點福建河北路刑獄入為開封府推官民鬻薪為盜所奪逐之遭傷尹包拯命笞盜公孺曰盜而傷主法不止笞執不從拯善其守及使三司而公孺為判官事皆咨決之判都水監未幾改陝西轉運使神宗得綏州遣使議守棄之

便久未決命公孺往與郭逵議合遂存綏州常平法行公孺請以青苗免役歸提刑司徙知渭州再徙鄆州坐失入死刑責知蔡州元豐初帝名公孺慰之曰長安謀帥無以易卿命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鍤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變且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度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佇立以

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曰若復
偃蹇者斬而後報衆帖息乃自劾専命詔釋之知審官
東院出知秦州李憲以詔出兵欲盡駐原渭公孺不可
與憲相論奏坐徙相州更陳杭鄭瀛四州元祐初加龍
圖閣直學士復以為秦州固辭改祕書監遷刑部侍郎
知開封府為政明恕幕人遷鬴坐設毁其角法當徒公
孺請罪數十人皆以杖免原廟亡珠繫治典吏久公孺
曰主者沓代不一曷嘗以珠數相授受歲時諱日宫嬪

狎至奈何顙指吏卒乎請之得釋擢戶部尚書以病提
舉醴泉觀卒年七十贈右光祿大夫公孺廉儉與人寡
合嘗䕶曹佾喪得厚餉辭不受談者清其節焉
張士遜字順之祖裕嘗主陰城鹽院因家陰城士遜生
百日始啼淳化中舉進士調鄖鄉主簿遷射洪令轉運
使檄移士遜治郪民遮馬首不得去因聽還射洪安撫
使至梓州問屬吏能否知州張雍曰射洪令第一也改
襄陽令為祕書省著作佐郎知邵武縣以寬厚得民前

治射洪以旱禱雨白崖山陸史君祠尋大雨士遜立廷
中須雨足乃去至是邵武旱禱歐陽太守廟廟去城過
一舍士遜徹蓋雨霑足始歸改祕書丞監折中倉歷御
史臺推直官翰林學士楊億薦爲監察御史貢舉初用
糊名法士遜爲諸科巡鋪官以進士有姻黨士遜請避
去真宗記名于御屏自是有親嫌者皆移試著爲令中
書擬人充江南轉運使再擬輒見卻帝獨用士遜再遷
侍御史徙廣東又徙河北河侵棣州詔徙州陽信議者

患糧多不可遷士遜視瀕河數州方艱食即計餘以貸貧者期來歲輸陽信公私利之仁宗出閤帝選僚佐謂宰臣曰胡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令王尚少宜以士遜為友令王答拜於是以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為壽春郡王友改昇王府諮議參軍遷右諫議大夫兼太子右庶子改左庶子士遜言詣資善堂升階列拜而皇太子猶跪受宜詔皇太子坐受之帝不許詔士遜等遇太子侍駕出入許陪從判史館知審刑院以太子賓客樞密

直學士判集賢院既而二府大臣皆領東宫官遂換太子詹事擢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兼詹事累遷尚書左丞遂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曹汭獄事起宦者羅崇勲江德明方用事因譖利用帝疑之問執政衆顧望未有對者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太后怒將罷士遜帝以其東宫舊臣加刑部尚書知江寧府解通犀帶賜之後領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明道初復入相進中書侍郎兼兵部

尚書明年進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歲旱蝗士遜請如漢故事册免不許及帝自損尊號士遜又請降官一等以荅天變帝慰勉之羣臣上章懿謚册退而入慰士遜與同列過楊崇勲園飲日中不至御史中丞范諷劾士遜以尚書左僕射判河南府崇勲亦以使相判許州翊日入謝班崇勲下帝問其故士遜曰崇勲為使相臣官僕射位當下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以崇勲知陳州時士遜罷巳

累日制猶用宰相銜有司但奉行制書不復追改從河南府寶元初復以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入相封郢國公士遜與輔臣奏事帝從容曰朕昨放宮人不獨閔幽閉亦省浮費也近復有獻孌女者朕郤而弗受士遜曰此盛德事也帝徐曰近言者至有毀大臣揭君過者士遜曰陛下審察邪正則儉訐之人宜自戒懼矣馮士元獄既具帝以決獄問士遜士遜曰臺獄阿狥非出自宸斷何以愜中外之論邪帝曰君子小人有黨乎士遜曰有

之第公私不同爾帝曰法令必行邪正有別則朝綱舉矣康定初士遜言禁兵久戍邊其家在京師有不能自存者帝命内侍條指揮使以下為差等出内藏緡錢十萬賜之士遜又請遣使安撫陝西帝命遣知制誥韓琦以行於是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士遜等參議及簡輦官為禁軍輦官携妻子遮宰相樞密院喧訴士遜方朝馬驚墮地時朝廷多事士遜亡所建明諫官韓琦論曰政事府豈養病之地邪士遜不自安累上章請老遜

拜太傅封鄧國公致仕詔朔望朝見及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與一子五品服士遜辭朝朔望間遣中使勞問御書飛白千歲字賜之士遜因建千歲堂嘗請買城南官園帝以賜士遜宰相得謝蓋自士遜始就第凡十年卒年八十六帝臨奠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御篆其墓碑曰舊德之碑士遜生七日喪母其姑育養之既長事姑孝謹姑亡為行服徒跣扶柩以葬追封南陽縣太君初陳堯佐罷參知政事人有挾怨告堯佐謀反復有誣

諫官陰附宗室者士遜曰憸人構陷善良以揺朝廷姦偽一開亦不能自保矣帝悟抵告者以罪誣諫官事亦不下然曹利用在樞府籍寵肆威士遜居其間無所可否時人以和鼓目之士遜嘗納女口宫中為御史楊偕所劾子友直字益之初補將作監主簿再遷為丞士遜為請館閣校勘仁宗曰館閣所以待英俊不可乃令館閣讀書詔校勘毋得增員後編三館書籍遷祕閣校理同知禮院賜進士出身知襄州坐軍賊張海剽刼不能

制罷歸後除史館修撰御史何郯言史館修撰故事皆
試知制誥友直不當得改集賢殿修撰以天章閣待制
知陜州同勾當三班院侍宴集賢殿猶衣緋衣仁宗顧
見之遽賜金紫累遷工部郎中知越州州民每春斂財
大集僧道士女謂之祭天友直下令禁絶取所斂財建
學以延諸生卒官士遜嘗記帝東宫舊事而史官未之
見友直纂為資善録上之幼子友正字義祖杜門不治
家事居小閣學書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評其

草書為本朝第一

論曰呂夷簡張士遜皆以儒學起家列位輔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時制宜濟以寛厚相臣預有力焉士遜練習民事風蹟可紀而依違曹利用以取譏方夷簡在下僚諸葛家正以宰相才期之及其為相深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頗務收恩避怨以固權利郭后之廢遂成其君之過舉咎莫大焉雖然呂氏更執國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則未之有也

宋史卷三百十一

宋史卷三百十一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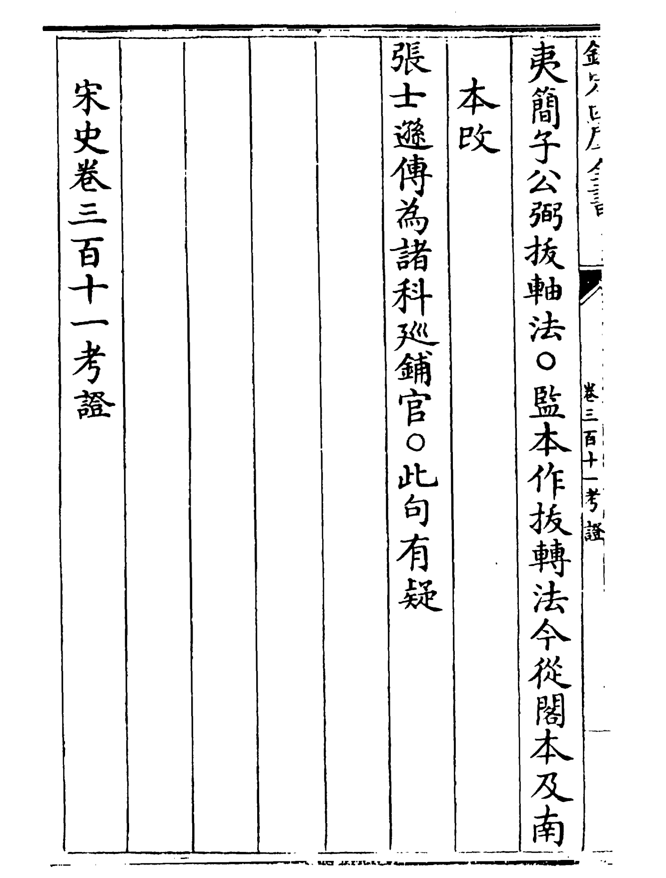
王隨傳河南人○宋通鑑東都事畧俱作河陽人

同知禮部貢舉遷禮部侍郎○遷監本誤選今從南監本改

呂夷簡傳因請以祥符天書内之方中○方中二字疑東都事畧作納之陵中

夷簡子公綽鈞容直○此三字疑

父知政時○南本作父執政時



夷簡子公弼拔軸法○監本作拔轉法今從閣本及南本改

張士遜傳為諸科巡鋪官○此句有疑

宋史卷三百十一考證